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一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

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

書

王提刑

潭

其蚤上伏象賜之顧論國事邊事無疑滯又謂以

武臣乘障及緩急處反不如書生死封疆之義如

浮光之董路而趙死者皆是必復舊乃可此論則

前所未聞者識趣奇偉如此既而知為簡肅端明

之聞孫信源委有所自來方切敬歎珎翰墜臨示



以奏議臣編與考亭誌自念生晚不獲如昔賢之  
拜床下讀其書論其世殆若親見然拜賜多荷

鄉守項寺丞

傳文

某昔者幸甚同朝望而知其為端人正士也丁酉  
火後言者設為防禁其時謂公議不可過必有嬰  
其鋒者榻前登對閣下其首今江東漕餘德夫繼  
之皆某侍立時所親見者天度何嘗以為忤言者  
拈出以為功於是乎相踵去國矣德夫既召而復  
出閣下將召而改補或者一麾一節其猶可效力  
於外乎昔賢之可觀者非特立朝其補外亦然

德夫與閣下皆卓以材行稱必不孤一州一道之  
寄而其則勉焉者也莆素號易治易辦近乃窘束  
如許簿籍走弄而經賦失往往病根在此經界未  
能遽行安得整頓版簿一番使之不至失而愈失  
乎區區之說如此蓋催科稍峻交以為言而軍儲  
不急則土人未必知之惟賢太守德意易孚於人  
將必有觀感而化者儒者之效非俗吏所能及也  
某亦非能裕漕計者丐歸未俞行當再瀆儻得身  
率子弟以奉陽公教令則拳拳之願

某冒領鄉部受責於鄉人最多方去秋試者閔懦者不能壓則曰此使者之責也暨長官闕攝者不肯來則又曰此使者之責也入春飢者闕而責愈甚而友之深者為最甚其望望賢太守之來何如上已前一日以開郡告而後某之責始釋其喜不在於父老後方闕時家家皆有不自保之憂得尉權縣而定鍾權軍至而又定乘人家欲糶之時勸之不甚難稍定則稍難愈定則愈難委官登門人人而求之其不難色者幾希賢侯與春脚俱來

二麥大稔被野如雲海鄉流移悉歸食新其接濟多少人其消弭多少事天之賜也侯之賜也今自四月半盡五月尚有四十餘日亦未易過有不容不求之人者既藉官司之力以鎮壓細民矣不體官司之命以糶濟閭里可乎去歲非歉而失租也今非捐以與人也石糶三貫有何不足而猶閉吝乎猶求多乎人生五馬貴乃使吾邦君下車來不得一日伸眉既以軍食為憂又以民食為慮亦緣土狹人稠雖豐年無半歲糧全仰廣舟外之來者

既稀少內所有者又搬洩又緣措大家谷食不多  
非如江浙家以萬計以千計者皆來也今家有二  
三百石者甚可數且半足糠粃而小產尤可憐又  
緣士大夫家當收租時多折價至春夏間無以為  
富室倡交相議何益城郭猶可村鄉最難信救荒  
之無良策然亦當盡其心建劔間計鄉都人家皆  
產戶抱認分糶其來已久福城計坊巷人家亦寄  
居上戶或出米或出錢認糶已一兩年如此皆眎  
以為當然莆人最窶別無利源苟幸價長鮮深長

思其於勸分認糶之事誠未慣習始有以官司為  
玩者今亦漸知畏矣賢侯之惻怛之意行之當  
必有感懼者今歲春事登若五月初早禾  
須有入市者則所謂四十餘日其實難過者一月  
日耳昨早食漸近人家蓋藏不患其不出猶有新  
者苟得其實則當借其僕以警其餘非獨得罪於  
官亦使之知得罪於鄉井之為辱也水南有新惠  
安余令薦鷄者收甲其鄉歲歲平糶而宗族隣里  
之價不敢甚而今春諸處微警而此境怡然者余

力也城之內外有及其數或亞或辛其數者對人  
費分踈有不知分踈者士大夫亦或各有見也今  
且相扶持到早熟則稍寬正恐早谷其價猶高或  
不下三貫奈何灣澳去處且防搬漚或又謂境內  
山窟海濱有仰二洋之早谷者一放過則去而之  
福清之泉城者不可過矣迤年洩於遠處者何限  
纔說官收入平糶倉則曰新熟能幾何其貴自此  
始士之不考本末者唱此論而五廂居民歲沾其  
利者亦從之近連年此倉何嘗收得早谷而谷之

貴粟其未易與俗人言也故防搬漚其一也向來  
仰南北舟既此久不至又南來絕少招誘上策既  
不可恃只得就裏面商量閩上四州產米最多猶  
禁種秫禁造麩禁種柑橘鑿池養魚蓋欲無寸地  
不可耕無粒米不可食以產米有餘之邦而防慮  
至此况歲無辛糧乎今興化縣田耗於秫糯歲有  
入城者不知其幾千塘仙遊縣田耗於蔗糖歲運  
入浙淮者不知其幾萬墟蔗之妨田固矣可一事  
不飲不可一日不食上四郡士民之論皆同而

有不盡同者豈非其餘在細民而不在士大夫乎  
故禁雜種其一也惟賢侯留之若時和歲豐南北  
流通則無此矣要之今歲雖熟而雜價未必能  
平却當告諭產戶隨高下認糶則至期有不糶  
者今茲麥熟匪獨吾閩諸路皆然又一晴一雨所  
在皆同五夏日太史占風主豐年分野在吳揚天  
相東南處處皆稔非特民命蘇國命亦活矣或博  
維揚獻瑞本有天下太平字却不受蓋豐年為上  
瑞何必此

趙南宗

師恕

其舊春行役道宗邸辱迎且送教且食蓋三紀前  
綢廣中瞻望後乃有此遇道學之懿體用該備外  
非不多歷於方面內不獲盡行於朝廷屹然為諸  
老殿而節愈嚴力愈強殆一代氣脉所繫豈特宗  
室祭酒而已其拱聽敏議竊以自慰到官已久未  
能控謝遠沐賜書略謙有元沈味細繹無非忠愛  
語竹湖留耕之歸不吝善問以議論立國本朝家  
法也顧雖不行亦盡無補或使明公得盡出其

學而用之何牛一素而已是世所共望於同姓  
之卿者某不量拙鈍冒為治劇廣以產鹽為累往  
歲和雜又為水累兩年免糶人始得飽去秋頗稔  
推其餘以及東莆兩郡之民但曰軸轅之力豈知  
朝家免糶之賜哉某更兩三月及暮當上歸田之  
請舟道東日公必已在帝所矣劉廣文以掄魁不  
鄙梅士而教之羊城士風頗盛所欠者理學耳若  
得其肯來幸甚

漳守黃殿講 朴

某與明公去春會于莆徒為嶺海喜今春會于建  
深為朝廷喜甫逾夕而見召駟之返旆也自歎遠  
外不獲依君子之旻于中又逾月而見作牧之盼  
命也自幸踈拙猶獲同王事之勞于外嘗觀誠齋  
譎綦宗伯到漳謝表孝宗喜曰既少訟又多田誠  
佳郡可為道院實錄茲沐誨翰則謂淳簡非昔比  
然名儒所臨有以服人心鉅甯照見於黠黨將歛  
跡相避而善良以安腴田不入於稅而遺粟滯  
穗與單寡共之百政俱興舊觀復還經幄舊臣帝

又不見說者退則賢者進矣某無補鄉部歸興已  
濃然一日不敢苟上四郡大稔使部亦當變文楮  
直八十一二文此數日不見其進使部必當變為  
倡且措畫有方遂為諸處之冠下輸匣限敢不體  
承相求於期會之間由來已久更望願旨吏輩則  
彼此之幸也

某比假道天府觀朱文公所謂山川雖無雄傑之  
氣然亦寬平之語豈非其重者在賢牧邪公去以  
五十年而明公至其為政崇尚教化嚴肅紀綱以

之類今非紹熙初比矣近者言路更換明公與退  
之潛入冠而起然竹湖請去留耕不待請  
而消長之萌已見使善類皆出而不復入則氣脉  
將遂絕而國家安危由之天欲平治則入者當復  
盛足以奪回氣脉請以明公覘之某入潮境迤邐  
見東野之扁額與留題頗多至治所兩游藥洲之  
鳴佩亭想像賢使者吟哦其上有所不得同時之恨  
郡計大窘反不若闕藩之無日見客退則詢者呈  
某官辭某士見雖薄少亦禮也此間名為會府未



嘗不見容而無其例是窮誣乃下邦之不如可矣  
可歎其學淺力弱冒當劇地而以匹夫之忠信為  
敬者行之似曾足感乎又則未之知昨過叱馭庵  
見揚陽官功偉者領民兵來迎問桑寇事謂殺擒  
輒泄暨至廣香無所聞意已深遜忽聞其在南恩  
作過出納水軍二百五十人與元留在關軍百人  
往擒之則聞其乘南風過潮漳界若得閩廣合力  
共剪此醜以報國家不必其功之出於此出於彼  
也

陳劔停

義和

某比過劔津匆匆甚以平昔起敬名德之盛雖更  
僕聽教其未足乃僅半日留乎甫還司沐賜書且  
以順昌士民舉留黃公申積見示已為著語同倉  
司列銜申朝省矣此邑未易治每見其申述與親  
入其境知其有操略有擔負深為邑得令君喜更  
望囑之當視如家許不可如傳令蓋一邑得一令  
可倚則臺府省多少事亦省多少思慮倉司近差  
人權沙縣聞新班中有注授者宜移文速其早來

惟將樂未有正官奈何嘗熟慮之必州家知縣家  
痛痒乃可盖人言州鹽下縣自僉廳官以至案官  
自都副吏以至案吏軍典等皆曰有定數牢不可  
破且其數甚夥亦未敢深信以某之身歷縣來照  
見病源以權府之身嘗郡寄清介有守而不能勝  
官吏之強不能奪官吏之言他何望焉某非壓於  
官吏也壓於賢者也更此一番討論人所共知他  
日必有超然拔出俗見之太守而後此邑猶或庶  
幾否則以吾輩為口實某豈敢辭弱之罪乎雖然

此邑豈遂已乎今欲差石判官下縣權攝庶其身  
履而身知之奪其入於官吏者遂之縣以供之州  
革去三兩年未甚深之病存得數百年不可廢之  
邑而後吾輩交有辭於世矣時平無事淡過猶可  
設有緩急縣無正官奈何將宰去後有報新丞來  
見亦謂得一強力佐官足為邑備既見轉覺憂慮  
然所見者言貌爾邇未知其實力如何昨過順昌  
劔浦界見諸里人皆有不平峽陽人之意芹市再  
闢長此安窮有榜文及公移納上欲望台慈與楊

貳車從長謀之使癰疽方萌而稍散毋使之至於  
潰而割裂則千里之福也弊司之望也

楊劔倅 恭

其比過劔津不能半日留雖不獲奉從容之誨豈  
不勝於全不邂逅而行乎茲有白事某二十八  
年前為冷官時聞郡有謝寺丞者登科登朝乃  
陽人但曰彼處風水麓多販鹽而已十年前汀郡  
寇擾時劔之外邑多從之陳文昌任招捕之寄以  
災陽地近且俗強獷故不為優假之不惟不為梗

且得其用如月發官鹽減價時賣以優之而  
私販之路未嘗深絕焉如歲以官錢就順昌糴米  
置濟糴倉以優之而遇儉歲則六里排糴又不預  
焉所謂隅官者多謝姓人連歲不見其有他去春  
今夏遂借糴之名所至擾人某在建則知甌寧人  
不平之近過順昌劔浦則知諸里之人不平之兩  
旬之間芹市再闕居民奔逸此豈細故况劔俗好  
鬪今不獨峽陽之強獷為可慮而四隣之蓄怒或  
激成事端之尤為可慮然子細思之如將樂之末

團沙縣之紫雲臺等處順昌之白水皆嘗抗拒而後服惟峽陽雖以強名然未嘗有過也又且有勞也此則四隣之所當察官司所當念也某近過桐嶺寨見陳招使一榜漸磨滅梯而取之大抵以其聚衆持仗為可惡如云十人以下無兵器者雖是私鹽亦從輕二十人以上有兵器者雖是官鹽亦犯結集條此甚切中事情劔人素畏服招使於是拈出此語作一榜文亦以示官司不太姑息之意輒敢上煩別乘親莅其處呼其隅官與其父老子

弟曉譬以利害禍福而又語其四隣開諭以釋怨釋憾則癰疽不至大潰極裂而已潛消陰弭矣海沂之康別駕之功於閣下有望

某欲言猶有未盡者只輕車一出為善須取七隅官與諸隅保無爭狀以為信又未知前日殺傷事如何若彼此相當可已則已之或其傷全在芹人則當令彼推出一二人施行乃為盡善高明必有以處此

其曩備員江右計屬今連帥徐貳卿在油幙偶一  
日與同官會滕閣有郵筒自倉臺至則薦書雙函  
乃先正郎中先生舉徐與某生中皆起相賀其感  
特達之知最甚時嘉定辛巳冬也今二十一年矣  
偶皆領鄉部某巡歷至此望先生不及見猶及拜  
令祖母太夫人於堂上百歲康強一道所罕壽堂  
太令人與司戶仙尉極其所以娛侍者戶門日昌  
則先生為不亡矣先生先所舉者李文清時亦  
在漕幙今雖云亡亦幸其不辱師門也某輒爾微

芹見之別楮欲望於重闈定省次委曲稟白少寓  
門下士之敬幸甚

潘司理公提

某杪春辱臨顧其匆匆不肖為少留者猶在中都  
日也近令弟廷堅提幹亦以赴祭經從留三日頗  
款弊司扁榜多其筆為朋遊親舊傾側多害執事  
之介此堅之通而不失其介家法固不同邪此有  
自顧來者能言與太守爭獄雖臨之甚威屹不為  
動守亦感寤此事不聞久矣貪者以獄為貨懦者

以獄為媚民何事焉一日監丞徐丈緘所昇書相  
示及見問則稱美不容口且曰受薦者不相聞於  
此可以見高誼茲沐貽翰有謂治獄如風颶中操  
少不謹死生頃刻間又謂不敢作負幽明事此  
語可入盡心錄中又謂兩月中以強盜入以無罪  
出者五十六人賴俗則獲惠者輕生富者行賄白  
黑易變其出者非惠姦必其情之實有可矜者則  
其不得出者亦可以甘心而無所憾矣安得人人  
如執事者民命其有瘳乎活千人非覲封而理有

必然者臺府在前既皆相知江古心充於人物留  
意區區姑以昔之所知與近之所聞者告之若夫  
廉訪之密採聽之精其必自有以得之矣

李吏部 昂英

某早上蟻舟泊頭鎮將登羅浮有持所賜珪墨相  
示者歛衽端誦字字皆相警策然與前二治之語  
同然曰吏云者刻木而已乎士大夫入南人便把  
作一眼看故必皎然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免過  
必大吏自飭其身而後可以教人郎中必以為然

道夜下山呼燈裁答引企線雲縈迴處曰此仙石  
也又南斗若有避焉者曰此文溪也遠來不及見  
菊坡丞相見其所與如見菊坡也言之喜不能寐  
某一日之頃蒙賜翰者二遺以佳士前輩意也昨  
臨行時問人物於潛夫郎中以英悞洪君告過泉  
又問聖與常簿具言其在官時與之商確文字極  
有工夫過潮偶於受詞牒中見其為法曾撥筆蓋  
雅幹兼之近得其通問書粹美精密起敬久之今

乃知其二十年前嘗從文溪游則受知又在二刻  
之先所謂平昌一言足信况崔李繼至而交說耶  
幸語洪君且為某留前此臺間諸公豈無相料理  
意乃若留以有待竊以自喜併以為公謝極知柳  
南嫉惡去惡之心前晚筆下深有為吾黨意不忠  
不孝人所共嫉使垂崖以匹夫而徑行其志於今  
其得免否本朝之法亦太密矣有尺寸之柄呼有  
司按行之豈不足伸吾志欲速則不達耳此其事  
雖未免少躁而其志則可哀已今端民帖然誰之

力也蓋亦思所以明之乎某昨親召命每見必勸  
行明公不以為然春而夏夏而秋至矣異續又上  
私竊不樂昨莫見省移乃大歎服公之見遠矣道  
不容奚病當慶元攻道學時水心先生為淮東總  
迎親未行言者謂寘於海濱寂寞之地善類皆謂  
其實不然水心未嘗辨明而自定公以部使者迎  
侍何嘗自樂自今觀之水心筆力妙一世雖學微  
有偏而議論到處橫絕古今百世之不朽者常存  
一時言者如潦歸壑今安在哉惟公益立其大者  
則朋友之望也

某前秋丁祭時見陳器皆聶氏舊樣非文公所請  
頒行者問之學持出一寫冊則公紹興間以同安  
簿主學日所撰其畫器圖亦聶本時年二十餘已  
好禮如此厥後守漳守南康守潭得請盼行則語  
不及聶矣今儀或有潭本有泉本建安本而廣學  
所傳而守者只同安寫本中州更造者多嶺外如  
循如連亦然而會府反不及之近於侍坐次知提  
管許丈分教日帶來許同安人可見邑士相承固



守師學雖泉之倅廳本亦不暇問亦微欠變通矣  
某昨就循學借到器樣又就冊府借出建本則循  
所造不甚精遂按尺度為之殿上既備兩廡比之  
他郡則此為舒展若以俎籩豆簋簠作一列雖可  
鋪滿以位言之則不備今每位并爵分作四行則  
百有二位可無飲食同器之病以寬長之廡布人  
備之器他處未必能然又羊豕格各用二公謂當  
少增今此各十則無不掩豆之病又染盛亦無潔  
而不豐之病往往亦他處所無今以建安本三山

劉旂集注本陳北山本今學中傳寫然同安本見  
其學禮甚蚤又不可不令謹藏之某既為學官造  
畢如壘如洗如勺如六尊如簋如豆如爵如  
坫如籩如俎如解各造其一帶以自隨又盃而為  
十有七納諸詩禮之庭以備諸郎學士之戲陳辱  
領其意幸甚

某比因侍坐嘗言延致諸老日邀新第者之尊翁  
為邦人教子勸方倒屣以迎帖翰適至謂有慈闈  
者不可致獨不可遣餽乎則愚慮所不及父嚴而

教其子易毋慈而教其子難此論甚確以家人觀之此謂嚴若但父之教為常故書傳所載多母事其之末綴吏部之魁擢時庭闈二嚴皆亡恙厥後所謂迎養者吏部內以尚書郎外以部使者猶若抱未滿意况其同憂惱於縣灘中二老舒眉之日寧幾今雖乘馬從徒亦復何味不敢多言恐重悽感且止

其留滯于此終始一拙未必有陰功隱德之可以及物而常賦不敢妄用偶有寬餘若捐而散之又石不悉不若留以還之民非曰為官積也雖久其時常請大筆記其實今又復兩倍則久任之效人之識見規模各有不同來者必有光於前恐亦當相與論其實欲取前記脩而為一以貽永久所以有求於鄉達尊者是亦證明之意惟惠許幸甚茲庫非特備緩急鮮息所入今夏之極被水之家臘前之儀喜靈錢皆於此年取則亦近效也

劉侍郎

其一別天津之西今六輪矣誤恩南來偶續貂尾

自謂天假機緣可以叙交承而道雅故且面交相  
國所以治齊者鋒車趣召若巧相違然聽甘棠之  
詩誦梅花之賦猶足聞善政之流風想清標之髣  
髴也茲者恭審晉位秩宗兼榮閣長富宁念賈生  
之文因人忻季友之歸頭銜甚清步武增峻侍郎  
金鐘玉鏞之韻雪山冰壑之姿蓋國家之寶社稷  
之鎮也容臺高選詞掖清職上且大用公矣其揮  
旅未聞而公未習而濫攝使權力小  
責叢凜然憂畏始至之日潮梅以鹽寇告南恩以

桑寇告調遣交出悉已遁去今非獨水陸遠處無  
虞而邊岸近郊亦粗帖晏雨暘順適歲偶告稔訓  
曉諄復民亦易化此皆清規雅踐有可師承良法  
美意有可遵守庶幾萬一不為交盟幸盟羞獨拙  
於理財痛自撙節來日方長未知淑後尚賴熏蒸  
垂情舊部俾與嶺民同拜一分之寬為賜不淺  
某始至羊城見雉堞整齊周環二十八里亦曰壯  
哉及登斗南樓讀脩城記乃知大興工役厚葺崇  
築皆侍郎所以衛廣人者使某得以受蒙成之賜

茲沐劄汗以所請于朝支降祠牒于道付下此特  
郎所以授後人者使其得以績增葺之以此功此  
德當與金湯相為無窮番禹形勢枕山面海東距  
西橫闊南距北稍局他處曰于城者乃重城今州  
治之後便是空迥無人烟處又東西城後皆稍深  
惟州城獨短且瀕岸民居如蜂房幾無以容區區  
愚見欲於中城後更添一重俾與東西齊却移教  
場於東郭之旁非獨稱于城之名亦俾編氓有  
伸足之處如前之東西二翅亦可展而出也願工  
賜

力浩瀚必以待有大手段者某姑言之云耳茲因  
祠牒之頒與三城十萬家焚香以謝上賜又謝公  
某以短才當劇部何恃不恐所以朝夕盡瘁而不  
苟者一遵相國治齊之規亦幸水陸無警言田里相  
安皆餘福所被獨理財素拙匱乏自如若回易若  
估籍若科罰前人之所已為而大賢之所不肯為  
者遵守惟謹經司本無財賦未免竹之郡而郡之  
牙契正錢失二萬緡去歲摧鋒增資今歲水軍增

資歲給增萬六千緡所失者如彼所增者如此其  
何以支又發水軍戍鄂重有所費猶幸歲免和糴  
非獨廣民拜侍郎一飽之賜郡亦省差兵四出借  
請之費不然愈無以支故每為廣人誦言之或謂  
福建廣西帥司皆分得漕司鹽利遂皆不費力東  
廣與兩路皆為隣獨不可援此少分監司遺利某  
謹答曰不敢或又謂侍郎書言經司必兼舶乃粗  
可為而尤非某之所敢言區區之所望者儻蒙熏  
仁賜以居中之託教誨之存全之則某之幸也廣

民之幸也猶有欲稟者東廣舊惟韶產人物潮之  
文風亦盛數十年來羊城為最盛亦會府當然掄  
魁與卿相踵出累詔秋賦駸駸萬數端平甲午少  
增解額士雖喜而未愜也一日羣然來告謂侍郎  
為申此請于朝今居春官之長參政機之密拈出  
前話茲惟其時某輒為一言儻蒙熏仁遂其增額  
之請造就之振發之則廣士之幸也抑某之幸也  
極知明公拳拳於書部故忘其觸瀆而不敢辭惶  
懼死罪

趙憲

師錢

某與戶曹陳君貴謚游久佳公子也心事甚和平而操守屹然輒於臨事見之今幸趨走賢明之前陪食署使令方沐顧盼未敢遽奪之以去而不負知己則可保也南雄法曹今憲屬朱君淵雖未及一識而知其為奇士也得其書千餘言陳義甚高而志乎久且遠者尚依鈴齋下甚欲檄之以前此二士皆望善待之振挈之就有少稟曲江圖志與郡齋所刊文公家禮皆欲求一本又五羊學中將以崔清獻與張文獻並祠以見東廣五百年間兩賢相之盛求文獻像其畫貂蟬處恐未必真既在曲江有祠則其本必真儻有見成本可借固幸否則乞願旨畫師傳一本須是肖似或只是紙本亦可到此可以入絹喋喋干瀆皇悚之劇

林憲 宋律

并日介回蒙答誨把玩紉繹如乙未別闡晤語時來翰所謂二三貴人相繼淪謝者僕於是重有感焉蓋董試至點檢凡六厥後一冠揆席兩登橐從

小猶守輔郡去今存者某與明公二人耳非幸歟  
外物不足云也前之顯者皆涉風波來曷嘗一日  
得如其意若繼此有休明而無淪胥則其不及見  
者誠可恨不然猶稍得全身不盡失名而去非不  
幸也其中間持拙入闕雖不悔然無益且蚤衰易  
白不復預當世議論矣明公大耐歲寒要須堅起  
硬脊梁非但作一番光采而已人皆謂嶺海為去  
天遠嘻是何言聖天子以一道祥刑與保釐之寄  
付之吾輩此擔亦非輕明公建臺之始風采震搖

一日而移三吏聞者皆戰惕落筆而數百言悉切  
中事機皆曰真監司也所以寬顧憂者有在如某  
之心誠求之祇足手拊疲氓至於有威風識大體  
可以身當一面之寄雖曰勉之而非其長垂問蹉  
徒此某之隱憂其與上關台抱一也某初夏入嶺  
時潮城皆皇皇梅告急尤甚遂調權鋒以驅之又  
南恩以桑陳之擾遣水軍以躡之非獨遠處而羊  
城之岸下有剽掠而去者禁多拊明緝捕犯者不  
貸近城遠郊無復有犯又譚如海之徒擒於江西

桑寇之黨剪於閩浙賊氣頓衰中冬梅申鹽子至  
梅溪務打博三日即行自此帖然矣曠初忽申謂  
鹽徒有三日無鹽之語中泚前潮申謂此曹有無  
鹽得買之榜潮告警而梅告捷要之山海之利本  
與衆共之官擁非得已私販一條路古來不能塞  
且有不容塞者近有獻議于朝以廣鹽之有餘補  
淮鹽之不足置倉於梅顛之間收刺鹽子為兵以  
任搬擔之役倉使知其難行未免收買浮鹽鹽者  
寇之招若官買多則來者少買盡則來者絕豈不

甚善然趨利忘生未易驟變曩叟常傳南到潮被  
此曹撥倉使已住小江諸場浮買第場之在潮者  
少而在惠者最多二郡之鹽聚於梅溪務之博易  
既至梅不得鹽則必至潮今潮既放行若惠亦如  
之乃善近聞通州為虜擾鹽貨必虧國計未有稍  
紓之期四方之根本在國凡為臣子孰不欲少効  
涓埃之助如拊綏民疾消弭盜萌其為根本計一  
也國事之急如此而士大夫立朝者以全議論為  
高竹湖留耕去覺無刺人眼者矣見新入獻納者



一疏痛詆前非端平之失豈得今而後言故士大夫必平心而後可言若夫自後漢以來以讎世取寵事稍變則罵今病前也為國者何賴焉某素拙且訥不覺於明公言及此其比以仲晦遺徐君姓名上徹門墻私念職狀為選人司命何嘗常員十員為言之多見其不知量答翰墜臨紙某猶進言不知之而合頴者明公也仲晦不汲汲於求皆我輩人相與料理且得全其氣宇以待世用昌黎所謂天下靡靡日入

於衰壞恐不復振起欲進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掄之於仲晦有望焉非徒有氣力且最識大體某之喜且感有甚於仲晦而尤猶有喜焉者檢法師君仲光幙府上客也某雖尚欠一面以所品題觀之一門三秀皆以儒發身敏於學而恬於進又以脫選之司命者先人而後已閩蜀二仲皆奇士他日必有可觀吾輩報上之責可塞所以專遣一介者既以仲晦蒙成事為謝又以仲光蒙見賜為謝某舊夏過惠陽問諸邑惟博羅以治

稱入其境見令君曰王旦與之語有氣力有抱負  
今世竒才也曩春饑荒幾闕矣戮其渠數人亟貸  
以廩遂定及冬鹽徒縱橫獨不敢入境以教閱民  
丁布置隅總能結其心故也脩學校治橋道無所  
不舉意非民奚取既綱解無虧又為前官補解既  
代納民丁臨行又以纂積五千餘緡代納夏稅世  
謂縣之不可為者誣也問何以能然終日坐曹與  
民爾汝如家人唯諾然其受用在此豈獨一道賢  
令哉徐仲晦運幹滿未有代漕使以此辟上且留  
之必欲且入見其兄實齋貳卿又欲入閩見陳子  
華文昌却復來不妨則其志可知已某近得實齋  
書甚喜其志尚憐其清苦而未有遇於世且謂  
等知於明公而有請焉又俾某助其請焉顧方為  
仲晦得遂所欲又安敢再然不敢沒此今之美僕  
之責也有以慰實齋之意明公事也亦某之願皇  
恐死罪

宋憲 慈

某代庖大司者六閱月雖遇事不敢苟然竟無絲

髮補玉節昂臨風采振動丁寧訓飭條教詳明而  
姦貪者懼繙閱欽恤動數百言而冤枉者伸非特  
一道之幸亦某之幸也日來廣之城下糴價甚平  
父老謂十數年所未有年豐則無盜而鹽徒不能  
盡絕以衣食之路在焉近聞漳之屬邑遭劫以潮  
稍有備梅亦鹽路近一再來博易亦帖然去顧此  
路通處非一若得其稍稍平帖不盡失其所欲使  
有司得奉朝家之命稍收筭外之數以佐糴費豈  
非大幸今議者皆謹曰非便至謂閩之寇作由廣

之禁嚴廣豈能盡禁之哉比古端之高明場數火  
出沒連年近已擒其渠雖猶未獲然亦衰散矣惟  
徭徠縣亘數州每入水涸覆出為擾其性貪利畏  
死本不難圖而湖湘所謂長路客者實教之昌黎  
謂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日不  
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  
之今猶昔也初無所征時有所犒而猶敢爾明公  
奮然欲誅討之虎帥以聽誰敢犯子願稟命為其  
間有合商確處側聆繡衣巡行有日當與郡人馳

逐前驅

某丁酉歲未去國前識今清淨劉史君必成於京  
庠諸生叩閣時見其論當世事極剴切心甚壯之  
未幾冠武科試間職其策興亡成敗亦如上書時  
益壯而義之又未幾持竹符出書生議論則見之  
矣未知其民事何如近得其惠字則知脩舉於廢  
壞之餘搏節於焚竭之後靡廢不舉靡害不除非  
徒空言蓋實用也士民莫不悅而莫不樂者一見  
逐之同官耳高擡明鏡妍醜莫逃穴毀者之獨不  
能勝譽者之衆保全之扶植之則亦門牆一士也

某初入嶺歲潮若梅若韶皆以汀贛鹽于搔撓告  
使星移章江風采凜然取昔人保伍法而能以精  
力行之兩年間嶺無撓者則公之賜為多朝家何  
以得公更留則智及仁守多磨歲月使習以揉而  
柔心以革而定既定矣則少亦百年之安欲定將  
定間浩然拂衣去厥後寧都廣昌殺者六七千人  
近以括丁口知之雖曰惡種之芟者多曷若使之

定而全耶今夏亦有入吾循之河源者且勦且驅  
至寧都而殲顧此特潢池之瑣瑣者耳余襄公嘗  
請于朝曰賊在東而徙臣西蓋為懷賊言今雲南  
之傳甚熾此朝家起公而西之意憲與帥皆以治  
盜為職此非小盜南軒條具邊防亦嘗行保伍法  
故府當有可稽者于時內之所防者曰盜外之所  
防者曰交曰蠻今又曰防韃則結羈縻之心塞險  
隘之路又添此一大慮要之吾之自防不可一日  
不講討軍實以壯爪牙當與寬民力以固保障並  
行若槩以邊視則去冬刺兵三千民已覺不堪今  
邕宜融皆易武守亦當飭之以知有吾赤子蓋愛  
民不害其為訓兵明公威望隆而識慮遠豈獨嶺  
之右賴之

李漕 遇

某舊夏聞汀寇屢闖潮境既以捷告未幾舊官去  
倉卒遣權官則又聞漳浦不寧有奔獸之慮朝起  
正人奉詔赴鎮竊為千里得賢太守喜是無憂矣  
鹽徒比常年倍多褰帷訪問自隣至境盡得利害

之實以文論而驅之者再不待禽獮草薶之勞頓  
解蜂屯蟻聚之衆自韓公驅鯁後有此謂世有冥  
頑不靈者無是也此新政第一著既四境寧晏矣  
則勸忠孝興學校以次舉行與韓公不異當時所  
謂大府帥與四府遣佐趨迎之禮蓋合東西廣為  
一未免張而大之今安得有此哉如碑如序如誌  
如詩所以粧點千古羊城每舉筆者不能忘其語  
况蠲宿逋廩流徙罷舶賄諭佞俗皆紀實至今用  
之是刺史之身雖在潮而文字之功行於廣者甚

遠閣下亦自御史來非今之韓公乎某名論素卑  
以強而得附為幸何敢以節度府言相與協濟俾  
逃曠敗是所望於寅恭韓在郡日節度則戮他日  
戮請老韓拜疏留之某得去此不復有當世志若  
齒牙相佐佑俾得全其身是所望於臭味  
恭審顯膺鳳詔就駕驪車潮之人曰奪我賢使君  
廣之人曰惠我賢使者蓋十四郡父老舞手相慶  
同之而三陽亦與焉某之喜則有甚焉文行於廣  
者數百年未已而身縻于潮相望千餘里而送此

孔戡與韓公同時而不得交遂所欲者某乃於公  
得之每朔旦謁廟學上講堂有金石之文在則公  
之游舊矣乃今乘四牡車登澄清堂凡六七年前  
所經臨者儼然猶昨日事一步一趨某何幸操杖  
屨以從刺史不私於其州以得其民觀察使不急  
於其賦以得其政此非韓公語乎今賦輿盡總於  
轉運猶昔觀察也受容受察其何幸奉教條以行

白新守 下起

某二十年前游江鄉聞存齋名願一面無從投老  
落南閱同官氏名乃繇古康貳行新興事遂為真  
為今之參國論當方面者誰歟而淹屈名儒於此  
竊為遠氓得賢史君喜又為衰晚得賢僚竊喜獨  
為柄人物者不滿顧達者曷嘗置欣戚於其間觀  
存齋巨藁一編歌謠感慨可與擊壤並行有資世  
教不小又觀中黃子一書則自無極而太極性理  
而物理用世而出世無所不有活乎博哉不可得  
而端倪窺其造詣則知道者之言也世有此奇特  
乎六一公之文非廬陵之文也為本朝開山如元

氣渾淪中興後則省齋之典實誠齋之極奇今存  
齋皆有之而詩之首章書之終術多借仙為諭雖  
六經無一仙字其實用意處最深其精者以治身  
其粗者以治世治身固所以治世曷嘗有二哉章  
子厚靈國殘民之魁晚年猶謂人生豈不能撰得  
二三百歲使斯人長存則國與民何辜豈不為中  
黃子所笑某學未聞道且老矣每沐真染深仍臭  
末相予之至意自念治心養身於山林間其謹不  
走作為易謬叨一道之寄日與物應皆合則可一

有不合必有受其害者雖非其意而不得辭其責  
心徒勞身徒瘁執要御詳必有其說惟高明教之

鄭潮守

良臣

某願交下執舊矣一別於南昌再別於岳江二十  
年間合并之難如此一旦聯事於梅花萬里外豈  
非天耶惡溪今為善地正自不惡第處名流則為  
屈爾追記端平改絃執事進最先退最早局面稍  
非毀近而譽舊者皆是豈必待嘉熙以後矧至于  
今乎近觀新入獻納者名實一疏歷詆端平之非



而用賢其一也用其人不能用其言與不用同奚  
至併其人非之匪獨今茲自其時吾黨之老成者  
亦曰所謂君子者僅如此可歎也何況其他獨執  
事中間再出則不然秉太常之筆記嘉定事則片  
桀極四木之醜謬而誅之既往而不感也參汗青  
之史書實慶事則歎西鶴二山之行道而惜其方  
用而遽奪也可謂有力於吾道矣曩時嘗取不得  
志於元祐者驟引用之卞之惡未著希之譽猶美  
二人者得以甘心縉紳之禍輕國家之禍重稔惡  
失譽於其身亦何利焉了齋先生宰舟之喻甚平  
導堯之辨甚壯所以扶掖善類者不遺餘力元豐  
初高科歷元祐未嘗用不以為怨此所以為萬世  
之了齋歟執事最景慕前脩者世道將有望焉斗  
大州不足浼也某不當復與世論對我輩入筆語  
不覺及此某所領郡昌黎所謂悍輕之民也例以  
鉏艾為政書生無他技解獨終日据按與百姓相  
爾汝比將及暮亦未甚見難治則以悍待廣人薄  
矣况賢侯所莅先賢之遺民乎事會未涯才智竭

奮方將興事造業以佐國家之急衰退遲鈍之人  
豈敢久妨賢路行上歸田之積旦晚得請尚可從  
東道主訪韓木讀蘇碑握手一笑也老懶疲於應  
酬治報臯甚幸勿多訝

某伏蒙賜翰繾綣有加三陽素號易治年來轉以  
難稱何幸儒太守鎮臨之精健敏決使仕者不敢  
賄譁者不敢桀竒特執嶺民苦於身丁潮為甚且  
久每使者至詞牒紛然必責之郡而郡未有能輕  
之者官吏打成硬本牢不可破今一丁納五百文

眎舊歲減過半樂輸者相踵人莫不以得慈父母  
相賀匪徒慈也亦精力足以行之境內素不識干  
戈連歲盜以為熟路當去冬披猖時皆以無鹽為  
辭設拘孿不通此數千人未易徒手散某雖汲汲  
發榜去竊料必已從權散賣不如此不足為常博  
已而果然人莫不以得賢郡將相賀匪徒賢也亦  
力量足以當之近得仲晦徐兄書湖漈括田已見  
實數歲僅得二千緡且潭源非置戍之所山逕險  
絕聲援不及徒為盜資惟置於黃崗為宜既不敢

諭度所恃者常博為能辦此願早聞建置之策韓  
山書院當已就緒必有趙子者出氣類所感宜然  
不腆千券持以相役非敢曰竄名其間也高文大  
冊傳者紙貴郡已餒梓願賜教以發憤憤前歲在  
建上見蓋竹碑發前人之所未嘗言恰見坦齋銘  
發今人之所不敢言初讀之吐舌又以牽連得書  
為幸益信執事之有力也敬服敬服

黃梧守

桂

某自黃木灣望蒼梧境十驛非甚遠以所部封川  
言之可朝發夕至非切鄰最近乎前冬感族文昌  
之令子製梧滿還見訪具言民甚淳事甚簡雖呼  
之訟不來匪獨邑也郡亦然今之臨民者於智以  
察偽恃敏以禦劇猶汲汲不暇安得相求於無懷  
大庭之世乎且有虞氏所嘗游而藏者乎以道院  
得名固宜竊意賢史君當凝香之暇有訪古之樂  
來翰迺謂紀綱與帑藏俱非此無他兩年五易權  
官致然又謂不欲出奇快意以事趣辦此真有味  
之言其蕩者可振舉而存其匱者可節愛而復安

用一切為我

肇慶章守

勸

某端平初以遠士綴班行獲尾步趨玉立高標蔚  
乎名執政之嫡可敬而親十餘年間某自使閩而  
鎮粵者凡七暮寺簿以西浙之名家捨東浙之名  
郡乃亦為此來耶端在嶺外為潛藩且素號桂郡  
年來似覺不佞吏私攬而賦虧吏茫姦而盜橫世  
安得善良刻木賢史君報政以來越訴之牒視前  
為頗清高明之寇視前為頗稀亦足為善政之驗

恰見鄭林客船遭劫殺之獄設非太守明審鮮不  
為兩勘官與索贓官所誤則二十餘人之命及乎  
不保今無辜者破械真賊正典刑雖始於蹇貳郡  
之辨能聽其言而待其定則全活陰功守貳同之

周連教

梅叟

某昨承春卿廣文遠貽帖翰讀而作曰此濂溪先  
生元公之裔孫不然何其辭之溫而旨之遠也連  
廣相望幾驛欲謀一面無從持衡茲來匪獨士喜  
適契我心惠新刻大成集其遺文眎春陵本稍增

片言隻字收拾良難意當時若太簡然亦孰知儒  
先喜講論者未有如先生之窮日繼夜衮衮不休  
也何以言之與程太中語又與其二子論學其語  
其論可得聞否今尋顏子所樂何事一句發出伊  
洛許多功用故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到此深哉  
其領會也與蒲宗孟遇合州款語三日蒲退而驚  
曰世有斯人歟與王荆公遇江東語連日夜荆公  
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謂侯師聖曰吾說不可不詳  
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之洛伊川曰非自濂溪來

耶謂李初平曰公老矣讀書無及只說與公初平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又謂攝盧溪鎮衣之士來講  
學於吾齋者甚衆今其說其話其談其講所謂詳  
者皆可得而聞否且少亦三日夜多則二年使隨  
聽隨記積之篇帙豈不甚富誰得以為簡乎道非  
言可傳亦非言無以傳予欲無言天何言又曰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於元公見之前乎  
論孟之篇後乎諸儒之語錄皆群弟子記問答語  
元公在當時號善談名理且有禪客之稱語最多

而傳景略豈天秘之歟抑門人所見有深淺其差者或足以誤人寧併略歟賴二程子闡明之而益大朱張呂扶翊之而益尊夫奚略後之學者讀其書誦其詩而又以獲見遺言為幸尚其人論其世而又以獲見賢裔為幸則某之忘也昨日承教以講義孳孳善利一段謂一日之雞鳴在寅一歲之雞鳴在春終身之雞鳴在孩提僕於是重有感少壯不力衰頽何為孩提之雞鳴已過是謂過時而學竊自比於初平君言之而僕聽之恐須用兩年

工夫奈車馬有行色何以七年病求三年艾而百倍其功不足以補祗自着吾力乎抑留藥石談乎甚欲與君登仙湖堂而想像熙寧初弭節之地況在遠有大雲巖之題在湖有大顛壁之題在惠有羅浮之題在春州有按部之題獨於司存求遺跡而不得二三百丈之湖其前有小泓相去不能以寸湖綠而泓清且甘亦奇哉命以濂泉以寓懷思之意公之精神無所不在掘地得泉謂濂在是去之百七十餘年其人若存兮寧不相與感慨於斯曩

嘗藏公像二微不同今拜賜於富家真善本也感刻感刻

某猶奉從容而不敢又紆行色徒有拳拳廣州所欠者濂溪書院昨晨與李文溪言之甚以為然惜不獲留執事商確之夜來所謂入京則得蜀賢遺以龍多山詩仕連則見大雲巖題刻時坐客便言德慶府三洲巖又陽春縣一巖皆有元公留題今早有隨侍自陽春來者問之則云縣之思良里有空洞巖人說有提刑留題其間以集考之至春州詩云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嵐瘴更無春云云往徃刻此詩也其時州未併為縣今注此縣者皆拚命博改秩亦有部使者巡按至此者乎元公先生於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必緩視徐按竟以此得疾歸而不悔厥後晦庵門人梅淡軒子直為廣西憲所劾皆大吏二十餘郡拘留者半巡按凜然不避荒僻竟卒于象今之憚於觀風者反以此藉口視前賢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豈不大愧哉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一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二

書

蕭新班 山則

其知大山新班凡思親念切何敢久於苛留抑將有所求且有所質焉州子城東有斗南樓尚矣嘉定間陳壽南中書重初其扁曰永嘉陳峴立平原顏博文書疑為同時人然嘉定前後不聞有所謂顏者豈非為靖康著作即而作偽楚事務官既勸進且草赦文者乎繫年錄以為安德人疑未能決



及觀南海集紹興初三十餘詩皆冠以平原且曰  
調官南荒正其人也曰忠邪我自知曰忠義輸時  
輩信如所言和汪帥伯彥素繡堂曰箇中有箇是  
淵明以此自况曾識靖節不書義熙以後事否錄  
謂謫澧洲不知以何時至廣與諸公倡和既不見  
擯又令書扁其欺伯彥等固也後八十年壽南以  
宏博名猶受其欺存其名與已對殆謂平原筆法  
妙一世不曰魯公忠節照萬世果其末裔將唾不  
受况未必是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以遜

作讓不復避諱鄧楨欄為言官定為叛臣之次涵  
濡天休生死含羞國朝仁厚亦太過矣此等人只  
宜草偽文樓為南州望不應使之德弄此筆今將  
脩圖志削其詩以洗集耻葺城屋投其板於江以  
洗樓耻納去紙數幅欲求椽筆大書而高揭之字  
方二尺五者三莆田方某立臨江蕭某書以相期  
於久遠者樓之幸也此百餘年易見事也猶有千  
年未決之論將就正何如漢晉以來牧廣者勛業  
壯偉宜莫陶威公若興建義旗康復帝室雖起于

荆而尅志習勞自廣之運甓始志既書其事而八  
賢之祠其間亦有稍晦者於公獨闕疑莫之解元  
祐中蔣頴叔自言考尋典記追跡治行又得兩人  
宜入公矣而闕自如滋不可解晉吳龍驤前增滕  
脩唐宋廣平七人前增王方慶晉二唐八以足十  
賢之數其定論乎抑有遺論乎朱文公淳熙庚子  
在南康為威公請額號則廟祀于郡與都昌縣乃  
舊居也援劉義仲胡澣辨夢中折翼事甚詳蓋石  
頭之功庾亮耻之其子孫世總朝權史氏謗公以

附亮耳文公言公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二人發明  
心迹有補名教特請于朝以表忠義論於是乎定  
徃徃蔣意未必出此果以夢為疑則前之仕吳後  
之仕晉如脩者又何如哉在鎮日久積有威惠邊  
夷附伏不可謂無功於嶺人流涕送綬持節如故  
其再見吏民何辭豈不欠君父一死世稱李令伯  
陳情表為至文母孫相依為命等語讀之令人感  
惻又曰臣少事偽朝則其惻然者又艱然矣興君  
未嘗不敬節義曰漢朝曰蜀朝則晉人將加之罪

乎晚求內轉賦詩淺躁毋怪所就之陋吳蜀之士  
其不自愛惜類此今舍夷險一節之威公而以身  
事二姓之臣為十賢冠恐脩亦不自安若以仙羊  
持穗事收入則或在漢初尉佗時或在郭璞遷城  
時傳者莫之能一澣謂誣人者多以閨房晉史乃  
以夢寐歐公五代史取死節三人至書斷臂婦人  
事筆削甚嚴穎叔不喜歐公宜其去取之踈論威  
公者當以文公之請為定蓋論定久矣特未有為  
廣人拈出者近立運甃齋於治之西又將葺新石  
洲祠宇進之十賢之首與龍驤以忠清並肩于晉  
滕亦不失為賢牧不幸適遭其時卒謚曰聲子意  
未滿復改曰忠忠於晉矣如舊君何亡不出境盾  
以試書君子曰為法受惡滕獨能辭不受乎初欲  
存為十一賢禮所謂有其舉之莫之廢也又念大  
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兩存非所以為訓將  
涓日奉陶新祠遷滕他所皆不可無以告併求大  
筆各為一文以述其所以然告滕亦善為之辭扁  
去願以斥為本朝臣子之不忠者祠進陶退滕以

著異代臣子之忠與不忠者邦人識此意必不以  
太迂遠見笑大山儻以為然又當白之文溪廼定

楊憲 大異

某方拱埃二使星之臨恰得計使簡若以坐序未  
安辭敢繳以呈憲班在運副之下判官之上三尺  
童子知之非專為寺簿郎中設班序有不易之分  
吾輩有相先之美所以不得遂其美者制於分也  
寺簿欲姑如前日步趨不欲驟居其上前倉今憲  
朝廷所命雖欲以謙光為尊然使漕之不安其席

則大君子宜亦有所不安昨日拱揖至於盥食群  
僚皆歎曰前秋兩司之爭謂何今所爭者禮已足  
以教遜若執而不已足教諂也此非大賢本旨先  
王制禮不及者固非過者亦非惟明公勉抑其謙  
遜之實姑循乎班序之常使計使聞之欣然肯來  
則今席之聚皆公賜也某前之日沐長者肯訪小  
室三才一極之論甚精遂著以為心田問答說又  
恐於旨意微有差方欲拜屈求教乃敢刻之屏佳  
篇寵賁且將載酒以先之顧何敢當輒錄本以呈

望痛賜斤削庶鄙語不為盛名累詩債則續酬也  
靜廉說一軸併納他儲侍謝

某滯留羊石密倚穹臺最為切鄰自舊鵬而初冬  
以閏計之亦幾一朞所以啓蒙拔陋救偏長失得  
於觀感者為多使星移纏握手語別若不能相舍  
然側聆直指所臨風采震動妖氓辟易峒獠亦驚  
傳者皆曰是不可犯也某亦贊以為然若其議論  
發用甚高而竟歸於實甚奇而竟歸於常甚武而  
竟歸於厚某獨有以深知其心而不以語諸人其

論國大事首以常之一字告吾君曰雲南毋輕聽  
曰根本當愛護皆實與厚之意其見於外者不高  
則無以行其實不奇則無以見其常不武則無以  
全其厚習中之見素定其借以行令者未一二而  
賴以安存者不知幾千萬輩爾僅丁抑奚能為畏  
者太過昌黎謂依阻結黨好人怒獸常寬其征入  
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禽獮之盡根株  
痛斷乃止距今五百年其機毒矢以待官吏猶唐  
時也雖無盡斲種類之理亦豈有不可浴之理昌

黎之言猶藥方然其初到年餘其其時突省地剽掠輒去連之被害尤甚僞本貪利怯死散客逃卒挾以生事於是某奮然有討除意既而又見多帖乃遣人諭以禍福而頭目者受羈縻攜其所挾而客卒者亦解散兩三年晏然近以妖巫入戲激怒其間復致群出在四會則取彼三級在清遠則一夫見戕今聞提刑威聲已覺退遁設更滋張不止當取薙獮之策而用之間初入有平地頗多可以耕可以廬可以蓄牧必犁而掃之使生養盡失乃攀援深入然後如連如四會如懷集各塞其四出路頭則彼有困餓而已然必須磨以歲月乃可收其全功今未至紛甚不若姑靜以待之時出先聲以震懼之計此已在謨筭中某雖不敢明以語人不知可密以賜教否

陳漕 昉

某猶憶丁酉秋去國公送別江頭頗以氣味相與一斥不復倒指十年奔走于外近則鄉部遠則嶠陬將老遂歸區區孤蹟如此公更出迭入者屢若

將若節皆近地之可以澤物者自郎而監猶為循  
序登勅局則漸緊長宰士則愈要皆清切之可以  
行言行道者乃每入而論益高每出而名益重蓋  
驪駕衣鵲袍遵海而南母乃太遠縉紳曰位置人  
物恐不其然父老曰此先正中書賜履之地四十  
年遺愛如一日我公其必來某亦曰棠陰欠檢點  
石刻欠摩挲昔既不以遠為憚明公何憚不一來  
少為報政使還入對國之所倚以為元氣者自若  
也某守藩六年才具極短承乏蜚輓越俎者三易  
星之臨自度已在汶上矣

郡洪都控辭至再治歸已久矣命即行恐不待福  
某茲月上泝前一日走介通氏名于典籤已覺稍  
緩不敢待省劄至父老猶能道四十年廣平遺愛  
如前日事昔者過庭所見今者褰帷而來不鄙夷  
之必矣數日間傳新牧徐貳卿必來果然則兩賢  
同時至不比肩於論思獻納堂而聚首於敬簡澄  
清堂亦嶺海一時之盛某皆交承也獨不獲從容  
其間蓋留滯太久今歸已遲特與廣民久處其愛

之亦深所以為一道侯庸使之臨以日為歲願疾其驅

黃倉 宿

某六七年前司存建上凡合沙縉紳逢掖過者無虛日問達尊之賢必曰李竹湖黃處州嘗試思之竹湖立朝挺特自見易閣下居鄉安恬若固然而能與之並者其必有道萬鍾奚足云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不知不愠益壯益堅固窮不給而無所求乃足見平日之清守道不屈而無所營乃足

見平日之介非徒敬且慕於是伏矣落南玉載欲去未能比閔郵傳不覺驚喜既以得時澤物為明公慶又以承顏接辭為小已慶所大可慶者前此市糴頗亨今廣城井不十文旁郡可想則歛散不難而窮閭無貴食者前此雖直尤亨今淮包所在滯留嶺販稍踈則阜通有序而深山無淡食者水陸無警米鹽皆賤有承平氣象愛護一綫命脉豈非明公素心而某所當協力者乎

德慶馮守 九



凡得千里而守者非難於至之日而壽之日為尤難某常以此自察非敢曰察鄰國之政下車屬爾講求利病苗斛寬減無重催之擾鹽筴流通無抑配之害蓋革去弊例自其身始以化其同官中間百廢具舉修泮宮創武榭新城門復貢闈百年前舊址而增闢之合符有期預糴隣粟以遺後人而濡煦分賑猶躬親之代者歷境尚念屬邑小偷特來請兵勤民一念雖去不忘可謂無負牧養保障之寄向者官民所以眈眈相視者今若欲其留而不可得豈古康之民獨淳哉於此可以觀賢太守之政矣故曰至非難而去為難某歲壬寅初夏中澣後二日至羊石閣下以初冬既望至相後半年耳其滿則某在先康之人坐春風中多八箇月日廣之人亦曰借一猶未足顧衰老之軀豈宜久與南人作人情丐闕有請束裝以待某平生足迹不多歷所過山川之稍有名者人物之稍有望者必披荆扣門而求見固有見不如聞者雖曰徒行亦必如是乃已否則以匆匆不暇他

日或有當面蹉過之恨自太史公有番禺古一都會之語昌黎公至停盃以說以言乎山雖發自羅浮而結為越臺甚小而且去江不四五百丈其城市獨有橫濶耳以言乎水非獨三江俱會而廣之西蜀之犍牂亦來然至扶胥口浴日臺乃入海與南蕃通故舶舟歲至此所以為都會燧入嶺海而不觀乎此恐未足以盡南州之大觀故願閣下一至焉相與登海山樓陟越王臺而極登臨之縱觀摩挲鐵柱石屏而笑僭偽之為驅若曰所謂軍府盛者僅如是則誇而過者在昔非今也一城內外戶口餘數萬則我國家三百餘年涵養之澤甚盛唯恐貪官暴吏有傷其民物以及其山川某日夜所以孳孳用力以化其僚以及其俗者在此他無所長若夫叩之而空空易窮閣下之見某固無益至於聽之而豐豐不倦某之得見閣下豈無益將掃榻更僕以聽

某伏蒙珍染至再寵餉尤多衣之食之藥之意篤而侈孔中丞在廣四方之使不以資交自律甚嚴

諸府猶有所謂坐貢者今文法密豈復有此盛意  
不敢虛辱領之感刻片楮匪報以俸入辦庶幾皆  
可無嫌目至幸甚

某重沐帖翰遣示文溪李公記文筆力雄偉與此  
府稱俾某附名其間敬題之曰德慶府馮侯營造  
記因有所感端康唇齒州為兩朝潛邸均曰二慶  
而治忽則不同陽九之會金所憚中國所戴皆曰  
康王既靖而康天意有在中興億萬年基祚豈獨  
端賴之以傳上而祖功宗德繼而聖子神孫咸賴

焉世以高宗皇帝比夏少康竊以為過之其屯者  
康自此府始賢侯豈固以土木雄其邦抑括出興  
王初基以示於世繕造未也小也猶積累歲月乃  
成猶以脩復望後之人則推小喻大其忠於國可  
知言外之意或者在是侯其必以為然

某晦前造行軒欲話別而若有所靳者猶擬於朔  
後尋登越臺之約或可續致遊蒲澗之請遽沐染  
翰以解維告悵然有引領何及之歎又念賢侯上  
最之久天子思見之晚康民猶截其輶而留之既

舉手一笑而別若非迂道見顧當翩翩然過峽以  
上矣相依三年來聚旬日今之相臨雖尺寸必計  
以郡臨民以司存臨郡設餒乎其中則去之唯恐  
不速豈復更留抹過之唯恐有聞豈復更入侯之  
寬政無所懾於臨僕之得助無所迫於臨則其聚  
而喜也皆可無愧

新州左守

師召

某適沐臨顧安境保障事宜若開陳其端而條上  
方略則猶有待者使君之言及此千里之福也滄

庵先生書院某猶欲知其詳此姦檜所以遺新之  
人者當時四方想慕不得見獨為新留許久宜有  
可表而出者此百世之師非徒曰鄭鄉之前輩某  
歸有日甚欲更奉從容恐稽來莫者望輒易虎圖  
一堵兔筆百枚安國茶二十圭為行軒晚輕眇皇  
恐他容詰旦面違次

某留廣五年見十三郡更易非一最少者三多則  
至于五于六獨濡滯之蹟若樸斷然顧此一時也  
惟新昌之政為冠日望朝家用丘趙故事易麾而

節爲新爲廣佳話使其亦得以握手道舊固嘗以  
聞于朝惟是素不作帝城書要之小則先一門大  
則關一道在造物而不在人也

### 趙西倅

某伏沐劄翰寵以錦締茗箋之既此遠來風宜也  
以珂里遠依苾建溪舊同案言之亦可以受第見  
仕者至廣將趨隣成必謀曰初見太守何以爲饋  
貸親舊取之市良苦彼受者安乎此我輩所共戒  
也不然於賢者何辭焉幸勿以返璧爲訝

### 林潮教 經德

某前秋與伯大廣文會羊城欲苛留不能徒厯別  
後之思潮號海濱鄒魯自昌黎始勾當學事至俾  
攝海陽尉者專之慶曆置學後漸設教官始猶以  
薦充今悉以格授惟出舍選者爲多曩歲過境訟  
者譁然固此選之辱自取抑于列之笑亦非既而  
賢師儒至則向之嘲誚者悉相孚於淑艾中舍法  
未嘗不得人士風何嘗不近厚哉世言冷官無職  
業自見然所在得一明師教育作成出足供世用

入足儀鄉間流澤猶見於數十年後其為職業莫  
大焉去春淡墨最盛臚唱又高為十四城冠非效  
之近者歟廣之僉幕闕官輒慕唐人禮羅之意以  
請于朝又念孤蹟滯留太久歸興已濃特愛其父  
老子弟得此賢賓客以惠之前沐賜翰與大成樂  
圖以南恩所藏十編鍾參之圖皆合則當時所盼  
者非特潮又不知收以何時而其存者恩僅有潮  
皆全且歲用之今廣學得以備樂者不為無所獲  
亦不為無所自併附此寓謝

某比知伯大廣文著作以六月三日奏泮林之最  
入則訪學館舊游不止為一方師儒矣偶廣府闕  
僉幕輒以辟書上不推之使浸近而邀之使浸遠  
可乎疑不自安長書墜既溢千餘言陳義甚高援  
前輩所以報知己者有在誦之感慨顧亦竊有聞  
焉范文正謂辟客雖朋友亦不可必可以為師者  
則有以取式張宣公辟游默齋方畊道曰是二人  
者能攻臣過失則某區區之意也行將去此若辟  
而遂則後之人必有能用君子者矣

田堂賓瀨

某敢有請于堂賓學士田文執事竊惟元公熙寧  
元年戊申將漕于此恰三甲子而濂泉書堂成抑  
豈偶然先生自漕移憲則四年辛亥之春今為韶  
記祠堂者多取漕事以入道本年譜至潮題大顛  
堂壁亦繫於辛亥其實非也蓋先生在廣自申秋  
涉亥正跨四年在韶僅八閱月以疾求去至廣年  
去韶五前此廣之司存雖有祠而記則闕故老鮮  
能對執事為州庠校勘獨明其不然且舉一二以

證遂因其說而訪求遺蹟之在所部者題連之大  
雲巖云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某茂叔熙  
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遊其至司以八月見壁而

冬行部也連譜謂意自春陵之官道過題康州之

三洲巖云濂溪周某茂叔熙寧季冬二十六日遊

是自連至康旬日也題春州巖壁有按部至春州  
詩今為陽春縣

云轉運判官周某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一日遊是

自康至春半旬也以上三刻題大顛堂壁云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某此則記譜

於辛亥者果誤中又有題惠之羅浮山詩往潮或  
還日未詳所謂不憚出入之勤瘴癘之侵雖荒崖  
絕島必至者皆漕時事時有副使故判官常出曰漕曰憲同  
是先生在廣在韶何較彼此事要須記實耳凡此  
皆執事發之豈非生長乾淳間年與德俱邵有以  
接前聞而然前政葛計使劄堂初其實預議嘗一  
再以職掌屈皆辭其適兼司而戴堂賓登春官去  
景方堂長謝丈合諸生詞謂莫執事若修於身信  
於鄉今非特邦人亦有朋自遠來者作賓于堂有  
復執工夫有唵弄風味將皆曰南海之濱有此老  
成得所矜式義理有據依講論無窮盡則其所發  
又有大焉者用端書以請其惠顧毋遜

廣西蔡帥範

某甲午春抱關于都閱壁記見盛名時侍郎以王  
人銜命餉臺不忘舊遊賜之訪自是十年間偉績  
奇節出藩入從表裏愈偉某素訥且愚稍進旋退  
不敢復作當世想天度優容俾從鄉部移鎮嶺東祇  
以叨竊為過竊敢以遠外為辭侍郎中朝所倚重



者迺亦為海外一行高牙大纛與玉簪羅帶相映  
若與其分嶺而治者昌黎謂嶺南帥得其人則一  
邊盡治其時合東西言之昔之重在東以其兼領  
也今之重在西以領郡多於東也所謂邊者海外  
與黎接諸筦與蠻接曰交趾曰橫山外皆是所備  
者只此未聞以北虜透入為慮七八年前有韃窺  
大理之說或曰隔於泥六七百里或曰江防僅如  
許彼何所憚而迂回跋涉於瘴潦遐僻之區是必  
不然朝之名流指臺臣為建愚策然今春有傳其

入大理未敢以信近承使牒與省劄踵至則果然  
雖曰亟退豈容慣便則防之之策未可以愚而忽  
之雖嶺外兵力單弱亦當亟作措置聞京湖遣軍  
赴助不知間探果的否有言自杞諸種好相讎聞  
若有術以使之用蠻攻虜可使彼送死要之隄備  
嚴密威聲遠暢彼不敢動上策也設突如其來過  
不得進使大挫去雋功也寬主上之憂顧成侍郎  
之勛名乃知天意有在矣某之巡管有佺有蚤有  
盜徒有海膺隨其萌蘖時時剪除幸稍寧妥若二

廣脉絡相關輔車唇齒之勢西安則東安敢不以  
大者為念東西相望不能走一使通敬而交隣之  
好乃自高誼發之既以稟謝舉緩為懼又以日聽  
平安報為喜

謝瓊筦

某在羊石見舟自海南來無虛日匪獨舶課將城  
市都會賴焉朱崖之棄捐之之力漢人以為名言  
使捐之而至今距敢言棄又誰敢輕贊黎本無他  
惟庶足以服信足以結明公有焉則方面安妥固

宜又見番禺陳令應元至問之則瓊產其登科與  
通籍皆破天荒坡公之詩識考亭之泮記於是乎  
驗俗非甚野惟學足以迪文足以發明公有焉則  
聲明文物亦宜

鄉守楊編修棟

某廛下一氓也雖幹方有役念念曷嘗不在父母  
國修贄禮以事邦君為宜捉筆未敢輕乃珠駢玉  
儷之墜况粲乎其文銀鈎鐵畫之重出懽乎其情  
喜與愧不可量數莆眎江淞為最僻在七閩為最

小某則其間之最拙且訥者端平初偶綴于列猶  
及望見悅齋鶴山於穹峻中皆西美咸集皆沐知  
遇望望魁彥之入若將遇而不果者僕以丁酉秋  
逐明年公造朝如鳳儀麟獲獨以不能快睹爲恨  
然道之行匹夫被其澤又奚恨深沉之思博極之  
學人曰此後世子雲識者謂其醇其節過之蓋道  
體支於漢儒而精粹於本朝濂洛之學至考亭而  
集成東南猶有立異者惟西南篤信之非獨一鶴  
山羽翼之而已明公知之審行之力方將出所學  
與斯世共之斗大之壘乃辱填臨抑何惠莆之厚  
而無鄙小國寡民之心服農畝者爲甚勞忽之者  
殘之也今皆曰是參錯而特出者可吐氣隸尺籍  
者奚敢橫畏之者驕之也今皆曰是嘗辦佛骨者  
何可犯若夫教思無窮則有非俗吏所能知者進  
秀民于庭誨諸生于學大則入道之門戶餘則作  
文之關鍵勤勤懇懇有師帥之責有父兄之義今  
之以郡為樂者誰能之猗歟盛哉某獨不得率子  
弟奉教今相望數月耳又若將遇而不果者非又

恨歟分閩年餘絲粟無補深入太史法當請歸且  
老矣又復有當世志儻及召節之未盼早遂角巾  
之歸去叩鈴閣登雌堂既齋宿以罄考德問業之  
夙心又乘間以請扶顛持危之至計然後餞公於  
壽溪土囊之上而退棲丘樊得爲太平老民則此  
生無遺恨矣

李憲幹 伯賢

某庚子秋至建髮已斑斑有自武夷峯下來訪者  
吾園所之領袖姓字年德皆高於人而官稱猶若

榜下初注然世之屈寧有過是觀其貌甚澤聽其  
論甚勁世豈能屈之哉哦詩掃竹若將終身文清  
丞相以同升爲念移書見邀至則李公仙矣不汲  
汲相料理而必其出耶繼之者無有拈出典故猶  
畀三十年前之舊物亦漫焉携之以歸某每歎齊  
盟凋零未嘗不爲執事稱屈也會建之明冬有移  
鎮命明春南轅涉夏抵羊石初爲年歲計今三考  
又一季濡滯未有如是其久者重湖在望貺賜鼎  
來讀其書誦其詩慨王澤之不流念民生之不易

藹乎仁義之言可一唱三歎而所以相勉厲者亦  
然吾輩皆老秀才自閭閻疾苦中來苟得尺寸必  
可及物區區謂郡無不可為縣却有難易故寬民  
必自寬縣始此牧守之責而閭寄尤有重焉嶺嶠  
數千里田極多而耕耘不甚勞錢易得而求趁不  
甚難然自城郭外往往不甚成聚落者以濱海而  
港汊雜迫山而深阻多剽剽出沒時或有之耳若  
土與人稱處處煙火豈不為樂郊哉故安昨自除  
盜始盜匪徒持杖之謂几案無非漁獵以生猶曰  
公無所給不免私有所取其盜為猶小月請俸錢  
祿米猶或為之則盜臣也其間又有小有大徒彼  
此互相指目自御銘訓敕後誨盜者其少倣乎執  
事以四十餘年臚唱之英不自言其窮乃懇懇焉  
念數百年涵養之民其窮至此憤世疾貪言之激  
烈其視官高而窮民以自豐者孰得孰失安知世  
無復有如文清者出為王言之得盡行其所學乎  
某曩沐惠秀句與妙墨歸以誇於人竊計蘄蘭芷  
而語益清對瀟湘而筆益神所得又與世孰多再

聚未涯願言稱愛以符前禱

將樂梅宰

均

某伏蒙遠寄之書語嚴意足盡芟世俗浮冗態此  
古道也僕何足以當之自念陳人在邑一年三閱  
月耳何以繫若士若民之心每聞其不相忘令尹  
又繳示搢紳逢掖所以見予者則其不相忘猶信  
某去邑後兩年庠序遭燬大成殿獨存既門廡皆  
補以不廢翔謁丁祀獨崇化堂未復可十七年倚  
席不講乎令與士非無意邑困煎熬不倡則不和

一旦披開舊址於寒灰叢莽中慨然有興起意亦  
可以觀賢令君之政矣大官唱聲衆口附和遽伯  
玉耻獨為君子郡太守豈無繼黃匠監之志者邑  
巨室豈無助橐從之施者某薄助三百緡皆見錄  
二出公帑而私帑一之又念前此邑壞已久其興復  
自今江右帥漕儉正會公始某甫蒙成以艱去繼  
者愈難以至再壞賢令君則公之隣且親其再興  
復之機乎利涉橋燬則公持憲節日重造學豈不  
重於橋試往告富庶自禮義出財用由政事足孰

謂學堂成而邑計不紓乎遠士每問將樂必曰此  
龜山先生鄉邑某嘗過而式其間下馬而拜其墓  
此亦風厲學者之勗惟令尹留念諸君會次幸為  
舊令道二千里嚮徃意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二終